

喜欢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姜珣敏 著

LIKE
LIKE
LIKE
LIKE

帅哥
book

呐喊 BOOK

姜珮敏 著

喜欢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喜欢 / 姜珣敏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 2004. 5

(呐喊 BOOK)

ISBN 7-219-05033-X

I. 喜... II. 姜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39670 号

策划编辑 罗宇飞
责任编辑
责任校对 陈红燕

呐喊 BOOK

喜 欢
姜珣敏 著

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邮政编码: 530028)

南宁市桂春路 6 号)

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

7.5 印张 156 千字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广西地质印刷厂印刷

2004 年 6 月 第 1 版

2004 年 6 月 第 1 次印刷

ISBN 7-219-05033-X/I · 772

定价: 15.00 元

呐喊 BOOK

总 序

.....

王 干

八十年前,鲁迅先生出版了《呐喊》小说集,标志着新文学风骨的诞生,“呐喊”成了启蒙的代名词,是冲破“铁屋子”束缚的武器。多年来,《呐喊》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学人才,鲁迅的精神也被一代又一代青年所继承。进入新世纪之后,女性的声音似乎特别响亮,一片温柔而疯狂的叫喊声;而男性的声音则被遮蔽了,失语了,更有人断言“她世纪”来了。我不信,“时代不同了,男女都一样”,男作家并没有被市场经济的洪流所淹没,他们和她们在一起思考,在一起迷茫,在一起前行。当眼球经济把目光聚集在女性身上,文学把目光聚集在女作家身上时,我们把这样一些勤于笔耕的男性作家的小说展现出来,既是对女性文学大潮的呼应,也是对当下文坛重女轻男风气的校正。

文学的性别其实是无关紧要的,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学史上女作家寥寥,可塑造的女性形象却毫不逊色,站在女性立场讲话的作家从不缺少。今天的女性写作大多也没有挣脱所谓的“男权中心”,有的在“被看”的程度上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这时候,倾听一下男性的“呐喊”,也许在莺歌燕语的旋律中增加了虎啸和狼嚎。呐喊,本当是雄性化的特征;呐喊,本是男人的专利,遗憾的是他们还不够雄壮和威猛,话语的互相渗透让他们还是有些纤细。我们期待更为雄浑和高亢的歌唱。

2004. 4. 15 于核桃园

题 记

许多年后我才明白：人所恐惧、疑虑、自卑的，百分之八十源自人所必然具备的、喜欢的、无可遏止的原始本能。最低限度而言它也是正常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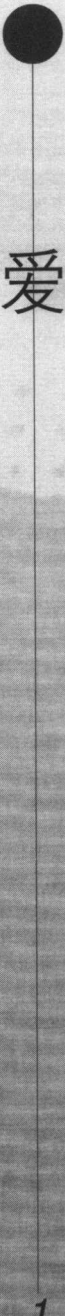
人最喜欢的，恰恰是社会最不喜欢的。

喜欢的敌人不是不喜欢，而是无法不喜欢。

——柯的哲学

目 录

“因为他们爱上他们了”	1
或许真是“风太大”了	17
柯的幻想从那三个小绒球上兴起	49
施虐与复仇	71
猪头肉、稠米汤,还有……	89
“一梦依稀到水乡”	101
那个“黑暗”的夜晚	117
陈、吴、刘;抛彩球	127
肖梅姐,你在哪里?	139
阿兴的看法是自己不如猪	153
说不尽的阿兴,以及他的理论	169
秋末的春情	179
鸡公湖绝唱	197
哦,那就是少年的柯呀	223



“因为他们爱上他们了”

一直到现在柯还常常想起小学五六年级发生的一些事情。

柯和他的同桌岑蓉同是班上的男女尖子。遗憾的是柯较之岑蓉始终稍逊风骚。她一直是大队长兼班里的中队长，柯永远是大队委兼班上的中队委。他们的成绩不相伯仲，而他们的吵闹却与日俱增。

其实他们早在二年级开始就是同座位了，一向也好好的。那时候的风气不像现在，男女生之间难得说话，张张课桌上用小刀刻着深深的界河，通常总是男生一边宽些。但柯和岑蓉之间的界线，过去只是斜斜的一条象征性的浅纹。柯的一边比岑蓉的一边还明显少一些。他们也难得互相看一眼，却一直各居半边或互有入侵，倒也相安无事。

也不知怎么的，大约从五年级下学期开始吧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，有一天两人在课间休息时，为该不该管两个打架的学生拌了几句嘴。到了上课时，是岑蓉而不是柯，突然用削铅笔的小刀（这小刀还是她自说自话从柯的铅笔盒中拿来的），在课桌上重重地刻出了一条新的分界线。她的劲用得如此之大，以至于把自己的手掌也划开了一条血口子。

这条线几乎将课桌的三分之二划入岑蓉的版图，而且，从此只要柯稍一越界，回敬他的，必定是岑蓉那感觉上尖尖瘦瘦却十分有劲的拐肘的重击。

忍无可忍的柯终于爆发了。有一回就在上课时间里，他把岑蓉挺过来的尖肘子狠狠地撞了回去，紧接着却惊天动地地尖叫起来——

岑蓉那削得尖利无比的铅笔尖，无情地刺入了他胳膊



里！

因为是上课时发生的事，原本是无声的对抗，柯这一叫便成了硝烟弥漫的战事。周围的知情者乐不可支，自然惊动了老师和全班同学。

怎么啦怎么啦，你们这是？过去不是好好的嘛，现在怎么课堂上也闹开啦？

是她先把我……

是他……

好了好了，都给我闭嘴。还两个班干部呢，带的什么头！

班主任张老师把他俩骂了几句后，本来已回到黑板前写她的去了，偏偏岑蓉趁此机会又用她的尖肘子猛捅了柯一下。柯哇的一声，眼泪都差点流出来。没弄清是非的张老师回过头来，想当然地认为大队长岑蓉（又是女生）是不可能做坏事的，所以她不怪岑蓉作恶，却恨柯继续捣蛋，一个箭步冲到柯的跟前，大叫一声：

柯！你站起来！

柯红着脸站起来，作为一名大队委，他还从没有遭受过这种待遇。可是气坏了的张老师一句话也不让他分辩，就作出了一个决定，将他与后排一个差生对换座位。

按说这一决定对柯应该是有利的，从此他可以摆脱岑蓉的无理欺压了。而他的感觉中确实也包含了一瞬间的解脱感。但实际上他心中更多的却是吃惊而失望。虽然他表面上努力表现出欢欣鼓舞来。

当时的他无暇或根本无法去考虑自己那种心情究竟是因为什么，而岑蓉的真实心情又是什么样的。虽然现在的柯

完全相信，岑蓉当时的内心也和自己一样，不会有真正的释然。而当时的他却为岑蓉那如释重负的冷笑而怀恨不已。

换座位似乎是个明智的举措，有一阵他们仍然极少理睬，但也极少冲突了。甚至，她时而还会在课间回过头来，冲柯似笑非笑神秘地一瞥。柯则时常恰到好处地候个正着，并报以默契的一笑。虽然他其实并不清楚他们间默的是什么契，但那总比挨她的肘子让他感到舒服。

可惜好景不常。他们不知为了什么原因又开始了战争。岑蓉常趁老师板书时回身猛捶柯一下，或从背后伸手掐柯那不得不伸在她座位下的大腿。柯的大腿常常布满青紫。忍无可忍的柯的办法是揪她的小辫，或汲取别的同学的惯技，往她颈后扔新削的铅笔屑子。

有一回岑蓉也突然在课间哇一声尖叫起来。

明显已比以前明白得多的张老师，愤怒而困惑地冲过来。这回的指责是冲着他们俩的：

干什么干什么？干什么你们总是吵个不休？

柯垂头丧气，一言不发。而柯的新同座，那个细声细气也从没让柯放在眼里的黄彩香居然仗义执言道：

是岑蓉先掐他。

岑蓉掐他？张老师充满疑惑地瞪着柯：是真的吗？她坐在前面怎么能掐到你？

柯想说那是事实，不知怎么，咽了口唾沫未置可否。

不料，黄彩香为表白自己没说谎还是什么的，忽然冲 to 被张老师罚站在过道间的柯身边，一下子撩起他的裤管：

张老师你看这是什么？

张老师过来一看，吃了一惊，又撩起柯的另一条裤管，



发现上面也是青瘀累累，不禁大喝一声：

岑蓉，你也站出来！

哇的一声，岑蓉非但没站起来，反而伏在课桌上嚎啕大哭。

正想狠狠教训她一顿的张老师怔住了，话头也变了：

简直莫名其妙，大家都好好的，偏偏你们两个班干部吵吵闹闹不团结。你们说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

这时，被换到了岑蓉身边、一向被同学们看不起的大脑袋差生顾永林，突然冒出一句在他们那个年代绝对罕闻的话来：

因为他们爱上他们了！

什么什么，你再说一遍？张老师一步蹦到顾永林面前，歪着头，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顾永林犹豫了一下，换了个词又说了一遍：

我的意思是说……他们喜欢上他们了……

哄堂大笑中，其实也才二十多岁的张老师，也绯红着脸笑出了声，随即戛然收住，一把拽起顾永林，指着门外，尖声命令他和冲过来狠狠捶了他一拳的柯，一起站到课堂外去。

此后直到小学毕业，顾永林为他那句名言付出了沉重的代价，备受嘲弄，以至于他一度见了人就面红耳赤，好长时间躲着一切同学，郁郁寡欢。

好长时间里，校园里到处可以听到“他们爱上他们了”的声音。中间那个“爱”字被极大地强调，变成长长的尖声甚至异化成怪声怪气的“害”音。并且，它成了全班甚至全校同学见到顾永林时的问候语、他的绰号，也成了同

学间嬉笑甚至打闹时的开场白——

怎么啦？你想“爱上他们”吗？

……哼，你敢“爱上他们”！……

小学毕业后柯和顾永林分在了不同的中学，此后直到现在，他们就只再见过一两回。这两回都给柯留下了强烈的印象。倒不是“他们爱上他们”的原因。这句话柯从来不说，而且，尽管他在课堂上为此言狠狠捶了顾永林一拳，事后他们反而成了相当友好的朋友。因为他心底里暗暗佩服顾永林说得不无道理，尽管他也把不准自己尤其是岑蓉是不是真的有点儿那种意思。

★

生为家中老五的顾永林出身于郊区农家。因为孩子太多等缘故，他的家境十分贫寒。柯的印象中，他从没穿过新衣服或合身的、不打补丁的衣服。长期拖欠学杂费或减免学杂费，使顾永林一向抬不起头来。正因为这样吧，当他的嘴里吐出一个当时十分忌讳的“爱”字时，大家才倍觉印象深刻。似乎他这样的人会想到爱，本身就是一大笑话。

但是顾永林家又是星期天柯最喜欢去的地方。顾永林懂得那么多有趣的事情，无论是捉蟋蟀、摸螳螂还是掏黄鳝洞，他样样老练，从不落空，每次去都让柯流连忘返。

有一次，顾永林看了一眼就指着沟中的一个小洞说，那不是黄鳝洞，而是蛇洞。紧接着，他用一根树枝将躲在洞里的一条火赤练赶了出来，然后一把拎住它尾巴，直到



把它抖死，然后扔在粪缸里。据他说，这样那条枉死的蛇就不能向他讨命了。

柯对此说法不以为然，但对顾永林的大无畏气概却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可惜的是他不能常去顾永林家，去了顾永林也没太多空陪他到田野里去玩。因为他家有做不完的活计。

有一回柯去时，他们一家子正在田边剥一大堆刚从泥田中起出的茭白。柯自告奋勇，帮他们剥皮，起先他们挺欢迎，可没剥几只顾永林爹就一个劲地咳嗽起来。

顾永林便低声叫柯别剥了：

你歇歇吧。当心茭白壳划伤你的手。

可柯正剥得来劲，连说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茭白壳怎么会划伤手呢？

他更认真地剥着，把经手的茭白都剥得光光溜溜更干净了。没想到顾永林他爹竟破天荒地主动叫顾永林赶紧带他去摸螳螂。

到了河沟边，顾永林才吞吞吐吐地告诉他：

你把茭白剥得太干净了。

可笑的是当时柯仍然没明白：

剥得干净点有什么不好的？

顾永林脸一红，再也没说什么。

柯当时也没多在意此事。直到大起来，有一回在市场上买茭白，他嫌上面的叶子留得太多，要剥去些而菜贩则嘀嘀咕咕不让他剥时，他才蓦地一怔，恍然悟到，当年顾永林不好意思直说的原因是，把茭白剥得太干净，就卖不出分量了。

可这都不好意思对好朋友说的顾永林，怎么就会在课堂上喊出“他们爱上他们了”呢？

更让柯暗自惊诧的是，这个顾永林的头脑里，盛着许多比他还下流的恶劣思想和经验。

小学六年级的暑假，是柯和顾永林课余来往最密切的时期，也是两人友情迅速升温的时期。两人当时都沉溺于斗蟋蟀。柯差不多每天下午都要折好许多纸管，然后和顾永林一起到他们村的田头屋角去抓蟋蟀。太阳很辣，烤得他们都脱了皮，但两人根本觉不到热。每天总能收获到几十只蟋蟀，然后，两人就在顾永林家屋后的小竹园荫地进行“初选赛”，两人让自己捉到的蟋蟀捉对厮杀，淘汰掉大多数后，再以几只胜利者去与顾永林村上的同龄人进行决斗。

决斗是有赌注的。一张洋画片，几只香烟壳或者一小根黄瓜，一只地里或家里偷出来的半青半黄的西红柿，都是赌注。当然，更主要的是胜利的荣誉，诱使柯每次决赛都如临大敌，紧张而刺激，以至于乐此不疲。

无奈的是他们总是负多胜少，以至于没几天柯珍惜不已的洋画片就输去了几十张，而顾永林也损失了至少二十条黄瓜。

有一天傍晚，两人又双手空空地往回走的时候，顾永林诡秘地捅捅柯，向小桥后的一小片黄瓜地歪歪嘴：

那是阿木林家的自留地。看见没有，黄瓜结得多好。

阿木林向来是顾永林的死敌，顾永林在许多方面都被他盖过一头。现在他也成了柯的仇家，因为他的“金刚大元帅”一连掀翻了他们十来只自以为是无敌大将军的大蟋蟀。



顾永林又压低声音对柯说：

敢不敢，他赢我们东西，我们就偷他家黄瓜？

给他们家里人抓住怎么办？

晚上再偷嘛，保证抓不到我们。怎么样，有种的话，晚上九点钟，我们在这座桥上碰头，然后……

柯考虑了三分钟，点了点头。

结果，那天晚上柯便有了一次远远出乎预料、并从此对顾永林刮目相看的特殊经历。

当然不仅是偷黄瓜的经历，虽然那晚他们黄瓜的收获也颇丰。那天傍晚刚巧下过场雷雨，天很凉快，空气清新，黄瓜上犹在滴着水珠。月黑风高之际，两人连偷带顾永林发泄式破坏的行动，至少让阿木林家损失了三十条油亮鲜嫩的大黄瓜。

尽管黑糊糊的村落里没有任何人出现，得手后，又兴奋又害怕的柯还是捧着一抱黄瓜，跟着呼哧呼哧大喘的顾永林，沿着灌溉渠边的小路一气狂奔，直到通往城中的水泥桥边，才停了下来。喘息稍定，两人下到河边，将黄瓜胡乱洗了洗就大嚼开来。尽管路上丢了许多黄瓜，剩下的也是咬几口就像扔石头般往河里扑通扑通乱丢，吃进去的还是把两人的肚子塞了个滚瓜溜圆。想起刚才的种种，两人又充满快意地你指着，我，我嘲笑你的拿彼此的胆小状开心了一通。

乐够了，吃饱了，时间也不早了。两人正打算分手回家的时候，水泥桥上响起一声自行车铃。顾永林伸长脑袋一看，身子立刻绷直了，嘴里也情不自禁叫道：

嗨，有好戏看了！



柯问他怎么回事，顾永林眼睛仍然死死地盯着远去的骑车人——那是个大约二十岁的女子——吭哧了好一阵，终于下了决心似的告诉柯：那个骑车的女子是阿木林的姐姐，长得很漂亮的，是城里纺织厂的学徒工，这时候刚下中班。

柯不明白这个阿木林的姐姐下中班和“有好戏看了”有什么关系。顾永林又犹豫片刻后说：

你看见过女人的那个吗？

柯迷惑地摇摇头。顾永林又问：

洗澡呢？

柯又摇摇头。顾永林忘形地哈哈一笑：

你太没有噱头啦！阿木林姐姐长得很好看的吧？老实告诉你，我见过她的那个——太好玩了，仔细看呀，跟河蚌吐在外面似的……两只奶奶圆嘟嘟的，雪白……

柯愣住了，浑身莫名燥热，又羡慕又神往，好一阵什么话也说不上来。到现在为止，他不是绝无顾永林类似的经验，但对异性的裸体却从没有像顾永林那样程度的了解。而被得意冲昏头脑的顾永林，不仅向他炫耀自己已不止一次有过偷窥阿木林姐姐洗澡的经验，而且径直提出了一个令柯呼吸更加紧迫的动议：

你想看吗？这时候去正好，她刚回家，肯定要洗澡的。

柯一言不发。自己早已迫不及待的顾永林也等不及他表态，拉起他就向村中跑去。

阿木林家的房子就在他们的黄瓜地后面。刚才偷黄瓜时还是黑洞洞的、人都已睡下的屋子里，果然亮起了一盏灯。而因为下过雨，天很凉快，村子里也没有一个在外面